



郭建中讲笛福

郭建中 ◎著



作为《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只要英语还存在，他的名声也将流传下去。

——沃尔特·司各特



郭建中讲笛福

郭建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建中讲笛福/郭建中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未名讲坛·文学卷)

ISBN 978 - 7 - 301 - 22989 - 7

I. ①郭… II. ①郭… III. ①笛福,D. (1660 ~ 1731) - 生平事迹
②笛福,D. (1660 ~ 1731) - 文学研究 IV. ①K835.615.6 ②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2577 号

书 名：郭建中讲笛福

著作责任者：郭建中 著

责任编辑：魏冬峰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2989 - 7/I · 266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 浪 微 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weidf02@sina.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333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致 谢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魏冬峰女士委托我撰写此书的重任。尽管我翻译了笛福的名著《鲁滨孙飘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并且对笛福研究也有兴趣,但如果她不邀约我写此书的话,我自己是绝对不会想到要写这本笛福评传性质的书的。

感谢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金明老师,为我搜集了国内大部分的笛福研究论文和翻译作品。

感谢厦门大学外国语学院杨士焯教授、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广荣老师和我的朋友赵锦文先生。他们为我认真校对了初稿,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为拙稿增色。

我还要感谢美国众多的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他们提供了热情、方便的服务,使我能通过馆际借阅系统获得我撰写此书的资料。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撰写此书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书写作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我女儿家。这给我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我能充分利用美国的图书资料。他们还把小外孙女送到全天托儿所,以免打扰我的写作工作;我的女儿和女婿经常开车送我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小外孙女聪明可爱,看她一天天长大,与她游戏、交谈,是我休闲时间的最大快乐!最后,我更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陆平女士。她数十年如一日,支持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尽管她自己也有繁忙的教学任务,但还是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工作。这次在美国也一样,除了家务工作,小外孙女在家时,也主要由她照管。而每当我要乘坐公交车去图书馆时,她是一定要陪我同去的。因此,没有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是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阅读这么大量的资料并完成此书的撰写工作的!

郭建中
于美国费城郊区
2012年7月17日

关于引用笛福英语原著 书名和正文的说明

18世纪英语单词的拼写、行文中首字母的大、小写和语法，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规范，就连个别英语字母的书写，与当代英语也有较大的区别。现在重印出版的笛福著作，除了把字母书写根据当代英语规范化之外，大部分版本的单词拼写、行文中首字母的大、小写和语法基本上保持笛福时代英语的特色。

以英语单词拼写为例：

当代英语拼写	18世纪英语拼写
complete	comleat
public	publick
royal	royall
satire	satyr

但有时候，在不同的标题或文章中，拼法也不一致。例如，1704年出版的 *Royal Religion* 的标题中，用的是 royal；而 1895 出版的 *On Royall Education* 的标题中，用的又是 royall。可见 18 世纪的英语单词拼写还不怎么规范。

再以文章标题中的字母大、小写为例：

Some Reflections on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entitled, “An Argument Showing that a Standing Army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a Free Government”

其中的一些词按当代英语的规范应该首字母大写的，但都没有大写，且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一样。按照当代英语标点符号使用的规范，entitled 后面不必用逗号。

另外,标题中单词的首字母大、小写也经常不一致。例如:

The Two Great Questions Considered (1700)

The Two Great Questions further considered (1700)

标题中的两个 *considered*,一个大写,一个小写。

在正文中,单字首字母的大、小写似乎视作家的习惯而定。我们来看一下《鲁滨孙飘流记》的开篇第一句:

郭建中讲

笛福

I Was born in the Year 1632, in the City of York, of a good Family, tho' not of that Country, my Father being a Foreigner of *Bremen*, who settled first at *Hull*: He got a good Estate by Merchandise, and leaving off his Trade, lived afterwards at *York*, from whence he had married my Mother, whose Relations were named *Robinson*, a very good family in that Country, and from whom I was called *Robinson Kreutznaer*, but by the usual Corruption of Words in *England*, we are now called, nay we call our selves, and write our Name *Cru-soe*, and so my Companions always call'd me.

以上引文出自 W. R. 欧文斯 (W. R. Owens) 与 P. N. 弗班 (P. N. Furbank) 作为总编的 50 卷《笛福作品集》(*Works of Daniel Defoe*) 中的《笛福小说选》(*The Novels of Daniel Defoe*)。这是本世纪初 (2000—2008) 出版的笛福作品选的最新权威版本。《笛福小说选》共 10 卷, 前 5 卷于 2007 年出版, 后 5 卷于 2008 年出版。《鲁滨孙飘流记》是其第 1 卷。

在 18 世纪,其他作家的作品情况也一样,包括书名和正文中英语单词的拼写和首字母的大、小写等。

现以笛福政敌查尔斯·吉尔顿的作品为例。《鲁滨孙飘流记》出版后不到 5 个月,此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伦敦袜商 D—De F—先生历险记》(*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zing Adventures of Mr. D—De F—, of London, Hosier, 1719*)。他利用笛福小说中的一些矛盾和疏忽之处,对笛福的这一作品极尽讽刺和攻击之能事。小册子的开篇模仿笛福《鲁滨孙飘流记》的序言:

If ever the Story of any private Man's Adventures in the World
were worth making publick, and were acceptable when publish'd, the
Editor of this Account thinks this will be so.

18世纪的英语的状况大致如此。现在重印的笛福著作，基本上
也保持笛福原作的面貌。因此，我在引用笛福著作的标题和正文时，
也遵循现在笛福著作重印的习惯，选用权威版本，保持原貌，不作改
动，也不便改动。

郭建中讲

笛福

序

郭建中讲

笛福

大约在 2009 年年底，北京大学出版社魏冬峰女士向我询问写作《郭建中讲笛福》一书的意向，以纳入他们已经在出版的《未名讲坛》系列图书。因为我在为译林出版社翻译笛福的两部名著《鲁滨孙漂流记》(1996)和《摩尔·弗兰德斯》(2003)过程中，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加之我正好在美国，再补充一些材料也很方便，自以为写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也不需要花太长时间。这样，我就贸然答应下来了。后来，在继续查阅材料过程中，发现事情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笛福研究的资料浩如烟海，是一个储藏量特别丰富的特大“矿藏”。

西方的笛福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衰到盛的发展历程。18 世纪，在笛福逝世 16 年之后的 1747 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传记》(*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iography*) 中就出现了托尔斯博士 (Dr. Joseph Towers, 1737—1799) 撰写的“笛福生平”的条目。在笛福逝世 22 年后的 1753 年，罗伯特·希尔斯 (Robert Shiels, ?—1753) 在 5 卷本《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诗人生平》(*The Lives of the Poe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第 4 卷中，介绍了笛福，对笛福赞扬有加。这可以说是笛福的第一篇简传。^① 而 1785 年乔治·查默斯 (George Chalmers, 1742—1825) 的《丹尼尔·笛福传》(*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1790 年扩版)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笛福传记。这本笛福传记为后来人们重新发现和评介笛福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笛福作为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作家和小说家，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793 年，即笛福逝世 62 年之后，在查默斯《丹尼尔·笛福传》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认识笛福的才华，把他看做英国长篇小说家的先驱，具有独特风

^① Shiels, Robert. *The lives of the poe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ed. 5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Griffiths, 1753.

格的散文家,杰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诗作家。笛福的名字再次进入安德鲁·基皮斯(Andrew Kippis,1725—1795)等人编纂的《大英不列颠百科全书传记》(第5卷,1793)中,并受到好评。

19世纪第一部有影响的笛福传记是1830年沃尔特·威尔逊(Walter Wilson,1781?—1847)的《笛福生平和时代回忆录》(*Memoirs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Daniel Defoe*)。接着是1859年威廉·查德威克(William Chadwick)的《笛福的生平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Daniel De Foe*)。11年之后的1869年,威廉·李(William Lee,1812—1891)的三卷集《丹尼尔·笛福:他的一生和最近发现的著作》(*Daniel Defoe, His Life and Recently Discovered Writings*, 3 Vols.)出版。而1879年威廉·明托(William Minto,1845—1893)撰写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和1894年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发表的《丹尼尔·笛福传》(*The Life of Daniel Defoe*),可以说是为19世纪的笛福研究作了个小结。

到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笛福研究进入了真正的学术全盛期,有影响的笛福传记就更多了,随便提几部就可见一斑。世纪之初,1900年就有威尔弗雷德·惠腾(Wilfred Whitten,1864—1942)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书出版,预示着新世纪笛福研究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几部各具特色的笛福传记问世,如1916年出版的威廉·彼得菲尔德·特伦特(William Perterfield Trent,1862—1939)的《笛福:如何了解他》(*Daniel Defoe: How to Know Him*)、1929年出版保罗·多丁(Paul Dottin)的《笛福历险记》(*The Life and Strang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Daniel Defoe*)、1931年托马斯·赖特发表的《丹尼尔·笛福传》第二版——笛福逝世两百周年纪念版、1937年詹姆斯·R.萨瑟兰(James R. Sutherland,1900—1996)的《笛福》(*Defoe*)、1950年出版的威廉·弗里曼(William Freeman)的《非凡的笛福》(*The Incredible Defoe*)等。其中,要属1958年J. R. 穆尔(John Robert Moore,1890—1973)的《丹尼尔·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Daniel Defoe: 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1981年F. 巴斯琴(Frank Bastian)的《笛福的早年生活》(*Defoe's Early Life*)和1989年葆拉·R. 巴克沙伊德(Paula R. Backscheider)的《笛福传》(*Daniel Defoe: His Life*)评价较高。

进入 21 世纪, 笛福研究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就像上世纪一样, 本世纪初, 也出现了重要的笛福传记著作——2001 年出版的马克西米利安·E. 诺瓦克 (Maximilian E. Novak) 的《小说大师: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Master of Fiction*)。接着是 2005 年约翰·里奇蒂 (John Richetti) 的《笛福评传》(*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A Critical Biography*) 和 2006 年 P. N. 弗班 (P. N. Furbank) 与 W. R. 欧文斯 (W. R. Owens) 合著的《笛福政治传记》(*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niel Defoe*)。到现在为止, 有影响的笛福传记就有 10 余种。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几部影响较大的而已。

19 世纪, 笛福作品的编辑和出版也开始了。有影响的笛福作品集包括较早的 1820 年乔治·查默斯编辑出版的一部分笛福的著作。1831 年托马斯·罗斯科 (Thomas Roscoe) 编辑出版了《鲁滨孙漂流记》, 并介绍了笛福的生平。1840—1843 年间, 威廉·黑兹利特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 编辑出版了三卷笛福作品集, 并写有一篇回忆录 (*The Works of Daniel Defoe: With a Memoir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3 Vols.*)。1840—1841 年间, 牛津出版社出版了 20 卷笛福小说和其他作品选。1895 年有乔治·A. 艾特肯 (George A. Aitken, 1860—1917) 编辑出版的 16 卷《丹尼尔·笛福: 小说和叙事作品选》(*Daniel Defoe: Romances and Narratives, 1895—1904*)。以上只是 19 世纪出版的笛福作品集。

到 20 世纪, 就有更多的笛福作品集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世纪之初 1903—1904 年梅纳迪 (G. A. Maynadier) 出版的 16 卷《笛福作品选》(*The Works of Daniel Defoe*) 和 1927—1928 年间, 由莎士比亚头像出版社 (Shakespeare Head Press) 出版的《笛福小说和其他作品选》14 卷 (*The Shakespeare Head Edition of the Novels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14 Vols.*)。

本世纪则在 2000—2008 年出版了 W. R. 欧文斯 (W. R. Owens) 与 P. N. 弗班 (P. N. Furbank) 作为总编的 50 卷《笛福作品集》(*Works of Daniel Defoe*) 和在 2003—2011 年间出版的由约翰·麦克维 (John McVeagh) 主编的 9 卷《笛福评论报文章全集》(*Defoe's Review*)。此外, 还有纽约 AMS 出版公司正在编辑出版的《斯托克纽因顿版丹尼尔·笛福作品集》(*The Stoke Newington Daniel Defoe Edition*)。该版本从 1999 年开始出版《计划论》至今已出了五六册。该集子将继续出

版,规模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其他关于笛福专题研究的著作就更多了,比如对笛福为人、性格、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笛福小说的叙事艺术、结构、语言特色,乃至笛福某部小说或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形象的专题研究等等专著,那比笛福的传记就更多了。有关笛福研究的评论文章更是数不胜数。仅根据斯皮罗·彼得森(Spiro Peterson, 1922—1992)1987年出版的《丹尼尔·笛福研究参考指南:1731—1924》(Daniel Defoe: A Reference Guide 1731—1924)中的统计,在这近两百年中,笛福研究的论文或著作,英文有1325种,法文133种,德文92种,俄文7种,荷兰文4种,其他还有意大利文、瑞典文、爱斯基摩文和日文各1种。在1925年至1985年这短短的60年间,特别是1957年之后,笛福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直线上升,达2631种。其中1931年和1951年曾掀起两次研究高潮。此外还有各种百科全书中的条目、笛福研究指南、文献目录、手册和参考书等等。就笛福研究文献目录的出版而言,除了上面提到的斯皮罗·彼得森的《丹尼尔·笛福研究参考指南:1731—1924》之外,还有1984年约翰·斯托勒(John A. Stoler)的《丹尼尔·笛福:现代批评文献评注,1900—1980》(Daniel Defo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riticism, 1900—1980)和1998年出版的由W.R.欧文斯与P.N.弗班编纂的《笛福文献评注》(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Daniel Defoe)。在1925年之后,笛福研究还显现了另外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形成了国际规模;二是研究运用了新的文艺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笛福研究的各种大量的著作,只是想说明一点: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从出版的笛福传记、作品选和研究论著看,笛福研究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方兴未艾,而且,在英、美还分别有笛福研究会。

在短期内要阅读这么多的资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一些重要的传记和专著,还是不能不读的。

第二,对笛福的道德品质、思想观点、政治经济活动及其众多作品的看法,名家或专家分歧甚大。

笛福的名声,也像其生平一样,经历了褒贬不一和沉浮起落。赞之者说他是天才,贬之者说他是大骗子。笛福研究刚开始的七十多

年间，笛福的文学声誉一直不佳。据马克西米利安·E. 诺瓦克在他笛福传记的“序言”中介绍，1719年笛福的名著《鲁滨孙飘流记》第一次出版时就遭到了评论界的恶毒攻击，被认为是“艺术和生活的低俗之作”^①。在笛福的同代人眼里，他只是一个“御用文人”，专为执政的党派摇旗呐喊，因此，在政治上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文学界也看不起他，尽管承认他有不错的写作技巧。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对笛福的评价也只是一般：

《鲁滨孙飘流记》的第一部分写得很好——笛福写了不少东西，虽说没有什么坏作品，但也没有什么杰出的著作，唯有这部《鲁滨孙飘流记》除外。但他所有的作品中，总有一些好的东西。^②

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和诗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虽然也赞赏笛福叙事艺术，但他认为笛福缺乏有意识的艺术技巧：

笛福写得太快，极少注意详细情节；他把各种事件放在一起，就像从车子上倒下来的铺路石子堆在一起，各事件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③

上述司各特关于笛福小说的评说，一直被后来的评论家所提及，并成为对笛福小说结构诟病的依据。

笛福一直被排斥在文学界和名人圈子之外，这可能与“门户之见”也有关系，因为笛福并非出身名门。尽管笛福在世时曾试图进入当时的文人圈子，还在原姓 Foe 之前，加上了 De，以便听起来像是贵族身份。但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以轻蔑的

^① Novak, Maximilian, E. *Daniel Defoe: Master of Fiction—His Life and Ide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

^② Spence, Joseph. *Observations, Anecdotes and Characters of Books and Men*, ed. Osborn, James.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i. 213 (item 498). 援引自 Novak, Maximilian E., *Daniel Defoe: Master of Fiction—His Life and Ideas*, P. 8 (Note 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Sir Walter Scott on Novelists and Fiction. ed. Ioan William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8, pp. 164—183.

口气评价笛福说：

有这么一位作者（那个受枷刑的家伙，他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老是那么阴沉沉的、喜欢卖弄文采，又好说教，简直是个无赖，让人无法容忍。^①

但在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40 年代之间，接连出版了不少笛福的传记和他的作品选集，笛福逐渐成了一颗上升的“文学明星”。英国湖畔派诗人、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对笛福作品的艺术性推崇备至。到 19 世纪 60 年代，笛福突然“被发现”了。关于笛福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他逐渐被认为是“18 世纪的伟大作家之一”。

但在 19 世纪中叶，《鲁滨孙漂流记》还被指责为抄袭了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扣克的记述。读者对《摩尔·弗兰德斯》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所使用的语言，还深为震惊；对笛福在其他小说中用流氓、海盗作为小说的主角，也大为惊愕。当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 M. 库切（James Maxwell Coetzee, 1940—）甚至在他的名著《福》（*Foe*）一书中，解构了《鲁滨孙漂流记》，并戏称笛福的罗克珊娜抄袭了他创作的形象。他说，罗克珊娜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中的主角“苏珊”。有人还认为，笛福无权盗用女性的身份来叙述一个女人的身世。还有人说，笛福应该把鲁滨孙刻画成一个素食主义者。更有人说，笛福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写作技巧的小说家，他根本不懂小说的结构。怪不得诺瓦克感叹说，很少作家像笛福那样，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才进入了“名人殿堂”；而像笛福那样，经历了那么漫长困难的时期，才能留在这“名人殿堂”的作家就更少了。^②

到了 20 世纪，笛福超人的才华终于为世人真正认识。今天，他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最具开创性的作家。他创作了第一个引人入胜的鬼故事；他被誉为“现代报刊之父”、“影响巨大的政治讽刺诗作家”；他是无可争议的“英国小说的先驱”和“技艺高超的散文家”，他创作

^① From *A letter... Concerning the Sacramental Test* (1708). 援引自 *Moll Flanders,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 by Edward Kelly, Background and Sources, p. 323。

^② Novak, Maximilian E. *Daniel Defoe: Master of Fi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

了像《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和《瘟疫年纪事》等不朽的长篇小说；他也是“社会经济问题杰出的思想家”和进步的爱国作家，也是英国第一位以社会历史学的观点观察国家重大事件的杰出作家；他还是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观察和调查社会经济和民情的旅行家；他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位心理学家，预见了现代化测谎的手段和问题；他也是指出社会犯罪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底层阶级的社会学家；他是一位笔锋锐利、思想独立的记者和编辑，他强烈谴责政治和宗教的偏执。由于他对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的反抗，他是英国大作家中唯一遭受枷刑的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并从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法、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方面对他的著作作了现代性的解读。我们认为，阅读、体会和分析他的众多著作所表现的思想，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但是，笛福的传记作家、研究专家和同行作家们对笛福的看法分歧颇大。例如，前面我们提到的 2005 年才出版的约翰·里奇蒂的《笛福评传》“前言”中，还把 1879 年出版的威廉·明托撰写的《丹尼尔·笛福》中的一句话作为全书的引语：

(笛福)……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谎言家，也许是史上以来最大的谎言家。

2006 年 P. N. 弗班与 W. R. 欧文斯合著的《笛福政治传记》，考证了笛福的一些谎言，尤其是笛福自称的与威廉三世的“亲密关系”这个“大谎言”。

但专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传记作家托马斯·赖特称笛福为“一位有血有肉的英雄……一位伟人”。他甚至说，人们对笛福的评价“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His was a great soul, and little souls should beware of measuring him by their own standard.)^①而海涅 (Heine, 1797—1856) 则说“笛福是人类战争中的一位勇士”^②。

第三是对笛福著作的数量与看法，有巨大的分歧。

笛福作品数量惊人，且题材庞杂——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外交

^① Wright, Thomas. *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Cassel and Company, Ltd. London, Paris & Melouokm, 1894, p. xvii.

^② *Ditto*, p. xi.

政策、社会改革、道德说教乃至发现、发明、幻想和超自然想象等——大至时政方针，小至改善街道照明，无所不包。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他没有发表过自己的“高见”。阅读笛福的作品，可以通过笛福的眼睛，了解 18 世纪初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就体裁而言，有诗歌（包括大量的政治讽刺诗）、政论小册子、游记、传记、历史；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 10 部长篇小说。至于哪些能确定是笛福的真作，研究笛福的专家们一直以来有不少分歧。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宗教形势复杂多变，发表文章如若得罪国王、政府或权贵，弄不好是要“杀头”的！因此，当时的不少文人有匿名发表文章的风气。笛福的著作许多都是匿名或用各种笔名、假名发表的。一方面他知道用真名发表文章会给他带来危险；另一方面，匿名或用假名可以肆意攻击他想攻击的观点和对象。甚至连《鲁滨孙飘流记》、《鲁滨孙飘流记续集》和《鲁滨孙·克鲁索沉思录》这三部成名作，笛福发表时都没有署名。而在他逝世之前的最后几年，他用了安德鲁·莫尔顿（Andrew Moreton）的假名向英国人提出他最后的忠告。因此，要从那个时期大量的匿名文章中有把握地认定笛福的作品，其困难程度之高和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幸运的是，笛福还是有不少署名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也有比较有根据而能确定的笛福用匿名或假名发表的作品。因此，大部分笛福的作品还是可以确定的；另外还有不少文章和著作是否真的是笛福自己撰写的，专家们也意见纷纭。就其著作数量而言，从多至五六百篇（部）到少至 276 篇（部）。另一个原因是，确定笛福作品时，每个人的看法和判断标准也不尽一致，分歧也就在所难免。即使这样，从最少的统计数字，即当代笛福研究的著名专家欧文斯和弗班任总编，编辑了比较可以认定的《笛福作品集》，也有 6 大类 50 卷，包括政治经济类（8 卷），宗教教育类（10 卷），妇女行为类（6 卷），讽刺、幻想和超自然现象类（8 卷），旅游、发现和历史类（8 卷）以及长篇小说类（10 卷）。另加约翰·麦克维编辑笛福《评论报》的文章 9 卷，则总共有 59 卷。对他俩确定的笛福作品数量，大部分专家认为是偏少了。确认笛福的作品，早已成为笛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便如此，其作品数量之大，在作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此之前就已有不少笛福的作品集问世。因此，即使不通读全部 59 卷，研究笛福的工作量之大，也是少有的。

这样，我感到了撰写此书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压力和挑战，工作

量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在我的脑海中,一个身世复杂、难以捉摸、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著作等身的笛福,代替了单纯的“小说之父”笛福。

如上所述,西方,尤其是英、美学者非常重视笛福研究。如果这门学问在中国如此发达,中国学者可能会以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称之为“显学”,并可能会冠之以“笛福学”的名称而成为文学研究中作家研究分支下的一个子分支了。可惜的是,我查遍网络,还没有发现一本翻译成中文的《笛福传记》,更没有一本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笛福传》。当下的中国,尽管有众多关于笛福的研究论文,但比较散乱,未能形成系统的笛福研究。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我国学者对当代的外国小说家和小说更感兴趣吧!尽管如此,我原来还是计划撰写“笛福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一章。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和资料的欠缺,未能如愿完成,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补写了。不过就我接触的有限资料所得到的印象是,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对笛福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而现在的年轻学者则对笛福批判的多,肯定的少,似乎有失偏颇。由于笛福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笛福小说对后世作家的影响,对笛福及其小说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外国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西方如此重视笛福研究,恐怕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一、书中第一次出现的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等,均在圆括号内注明英文原文,以后就不再注明了;二、本书中笛福著作的中文引文和其他著作的中文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为本书作者自己随引随译,不足之处肯定难免;三、不是笔者自己翻译的中文译文,包括笛福的著作和笛福研究的参考书,能找到英语原文的,我均参照原文核对,并对原译文个别地方略有修改,不当之处当由本人负责。其中《鲁滨孙飘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这两部小说的译文,均引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笔者自己的译文。

《鲁滨孙飘流记》在我国也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在中、小学阶段就读过这部小说,但对这部作品的作者不甚了了,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作者为何许人。因此,笔者定下写作本书的两个宗旨:一是为广大读者了解作者笛福,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如果我们的读者知道一些笛福时代的特征和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的著作,尤其是他小说写作的艺术手法和技

巧,将会提高我们的阅读欣赏水平,增进我们阅读的愉悦,加深我们对人性和人生的理解;二是为对笛福和笛福作品感兴趣的文学爱好者、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一个窥观英、美笛福研究的窗口。国内的笛福研究就我所见,还是比较散乱、肤浅,未成规模和系统。本书介绍了18世纪至今最重要的笛福传记、作品集和研究著作,介绍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对笛福其人其作的各种不同观点,为我们自己独立的笛福研究提供参照。另外,笛福对后世众多大作家有深远的影响,而书中对笛福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和写作技巧的分析,对我国作家或许也有借鉴作用。

由于笛福复杂多变的人生和他难以计数而又有些难以定论的著作,更由于两个多世纪以来笛福研究资料浩如烟海,挖掘、考证、阅读和研究颇费时日。此书从准备到脱稿历时近三年。尽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小心求证,但由于个人学识和水平有限,在资料的筛选和运用上,疏漏在所难免;在有些问题的判断上,不免有所偏颇;在对笛福的人品、观点和作品评价上,可能有个人的偏见甚至谬见;自己所提出的看法,也只是个人的管窥之见。敬请海内外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郭建中

于美国费城郊区

2012年7月